

众声喧哗

王安忆

在这城市里，处处都在发声：汽车的发动机，轮胎和地面摩擦；空调的外机，风扇交换冷气流激烈旋转；电动滚梯，传送带不停地运作；地下铁行驶着列车，路面在震颤；高架路上也是轰隆隆的马达响，天空在震颤；工地上的打夯声，塔吊的运行；室内是电钻滋滋地钻入墙壁；背面的小街上，大理石切割打磨，粉尘弥漫；食档里油锅爆响了，绞肉机开动，黄浦江汽笛鸣叫，飞机掠过，还有高音喇叭，喊叫着甩卖的最后期限即将来临……所有的声音又从建筑物上反射过来，又反射过去。现代城市就是层层回音壁，在无数次反射中，原始的声音在扩大，传播，加剧，不晓得多少分贝，堵塞了听觉。人的肉体的耳道，哪里经得住如此暴烈的冲击，渐渐地，磨出了茧子，变得迟钝。

我们，这些文字的写作者，虚构的制造者，发出的声音实在太微弱，太纤细，一根针落地似的。但就是这针落地的一声轻响，屏气去听，大约可听见一丝清冷的余音，穿透而来，安抚蒙塞之下的感官，使其保持柔软的娇嫩的天然质地，在众声喧哗中辟出静谧世界。

2018年5月23日

本文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为2018“上海写作计划”撰写的主题演绎。今年有13位作家从世界各地来到上海小住两个月。他们对“众声喧哗”的不同阐述和对都会生活的不同体验，将在笔会陆续刊出。

——编者

上海·游戏·传说

弗朗西斯·爱德蒙 [新西兰] 陈贞安 (译)

9世纪的时候，中国的炼金术士发现了一种神秘的黑色粉末，讽刺的是，这种粉末更有可能导致死亡。13世纪，当成吉思汗入侵中并进入波斯时，他的军队中就有熟悉火药及其使用方法的中国士兵。从此之后，火药沿着丝绸之路从波斯出发，最终进入西半球，到达英格兰，再从英格兰传到新西兰。

每一年，在盖伊福克斯纪念日(1605年，盖伊福克斯企图用偷运到地下室火药炸掉英国议会)那一天，我们家都会去拜访农场的朋友。在他们家附近的小农场里会有一堆巨大的木头——一堆篝火。有时，人们会把一个穿着旧衣服、用火柴盒作头的由两根棍子交叉做成的木头人放在那堆篝火上；这个家伙与盖伊福克斯同名，他的命运也将与盖伊福克斯相同。当熊熊燃烧的大火将木头人化为灰烬时，我们的父亲就会点燃魔法棒：烟花。从地上射向空中的转转烟花爆发出令人着迷的像维苏威火山喷发时射出的金色的雨丝，伴随着倾泻而下的明亮的银白色和金黄色的火花，生动地见证了火药的奇迹。

上海是我童年回忆中的另一个词。在新西兰，“上海”是一种小型弹弓或弹射器，由一根分叉的棍子和一根橡胶条(通常是自行车内胎上的一部分)组成，把一块石头放入橡胶条中，拉紧橡胶条，然后放手，石头会以一定的速度弹射出去一段距离。这是男孩们最喜欢的玩具，如果瞄准得好，它足以杀死小鸟和一些小动物，尤其是老鼠，当然如果不小心的话也可能打破窗户或无意间伤害到另一个孩子。为什么叫“上海”？可能在苏格兰语中“shangy”或“shangan”这两个字的发音接近于“shanghai”，在新西兰人听来“上海”这个词比原来的盖尔语更熟悉，所以慢慢地就变成了“上海”。我从来没有玩过“上海”，那是男孩的特权。对女孩来说，会伤到人的玩具都是不淑女的。

2012年我第一次来到了传说中的上海，当时我正在前往德国的途中。这不是我第一次来中国：2004年，我访问了北京、保定，还去了河北西部的宋家庄，一位新西兰传教士护士凯萨琳·霍尔上世纪30年代在那里开了一家村舍医院。作为一个西方人，我了解一点19世纪和20世纪上海作为港口和国际经济中心的历史：鸦片战争、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我对外滩所知甚少，只知道1930年英国剧作家诺埃尔·科沃德因患流感在上海休养了两周，在此期间他写下了他的名著《私人生活》，当时他在华懋饭店和沙逊大厦(现在的费尔蒙特和平酒店的前身)住过四天。这样一部经久不衰的英式礼仪喜剧却是在上海构思和编写的，这不得不说是个巧合了。碰巧我的第一份职业也是演员，在这次为期两个月的活动中我将努力地融入这座城市，成为它的一部分。

旅行，住在家以外的地方，处于陌生的文化中，处于一个陌生的语言环境中，这既是冒险也是挑战。上海，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既是全球的金融中心，也有世界上最繁忙的集装箱港口。一个陌生人如何能听到，或者更准确地说，如何在每日的喧嚣中，倾听城市的声音、人潮的声音，倾听在人行道、公园和河流下低语的大地的声音，从而了解这座城市的精神和本质？现实总是离不开过去，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中国是奇妙的、奇异的，如今，在上海这座喧嚣的城市里，内心的记忆和感知让我充满活力，使我的身心得以穿越时间和空间。

我出生在一个工业城市，在那里住了四十年。我的父母都是工人，所以我家离工厂很近。我就是那烟囱的嘶吼声、铁锤的爆裂声，甚至是电车转向迪欧斯捷尔终点站时发出的尖叫声。因为我们住得离主干道很近，所以靠近电车轨道。父亲觉得不用走太远的路总归是好的，因为他自己出生在小村庄里，小时候必须徒步好几里地去上学，所以他觉得即便再嘈杂也要定居在市中心，这样对我们最好。他做对了。这些声音都是属于我的，就像气味、建筑、植物，就像我的朋友、邻居、外国人，还有住在那里的人们。这些声音、噪音造就了我；这些气味、这些物体造就了我；这些建筑和人们造就了我。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可能记忆并保存这些声音呢？它们的痕迹和DNA类似吗？可能吗？有没有可能，在人类去世数百年后——如果真的有技术可以做到——专家们能不能从我们的声音记忆中判断出我们生活过的地方呢？我的细胞里是不是包含烟囱的嘶吼声、铁锤的爆裂声和电车的尖叫声？如果可能的话，就像从我骨骼的矿物质中一样，从我们遗体中的声音记忆里能判断我们的出生地吗？

在这个工业城市生活了几十年后，我搬到了首都布达佩斯，还是住在离

喧嚣即安宁

伊娃·佩泰尔斐·诺娃 [匈牙利] 杜海燕 (译)

电车轨道和高架很近的地方，我觉得安全。我最爱住在那儿了。我喜欢清晨人们匆忙去上班的声音，真希望这种噪音成为我身体细胞的组成部分。我希望自己是由这种声音构成的。我从没有像睡在那个嘈杂公寓里一样睡得那么香甜、那么深，完全沉醉在那些声音里。

过了一阵，我意识到人们总是满腔怒火。他们一年比一年更愤怒。错过电车，他们大叫；绿灯亮你没有立刻出发，他们大叫；你停车太慢、没打转向灯、在路口减速，他们都会大叫。他们或是因为这不间断的各种声音而愤怒，又烦透了这些声音，却没意识到是自己的神经太过紧张了。或许我也有怒气，或许乡村安静的生活能让我平静下来。

也许我需要花园休息一下了。我

和丈夫仔细地思考能做什么。几年前我们搬到了多瑙河畔一个安静村庄的庄园里。或许就是我们迎接夕阳红的那种平静心愿无意中在推着我们。我喜欢这种宁静，我享受这种芬芳，我爱我的花园、我的鲜花和植物，还有周围的人们。或许我下意识地想要这种安静的声音也成了我的一部分。

我希望，蟋蟀的鸣叫、小鸟的歌唱、猪圈里猪的呼噜声、骏马的嘶喊，还有树叶的婆娑声都隐藏在在我的骨骼里。我喜欢白昼、静谧的夜晚、安宁的晨曦。但我却难以入睡，深夜里我辗转反侧，没睡几个小时，到四点就醒了。清晨，我坐在花园里，聆听这种安静。我总是白天工作，下午漫步在花园的草坪上。我希望能困倦一些，这样晚上就可以安然入睡了，可是我做不到，我已经失眠几个月了。刚开

始我想是不是年纪增长的缘故没能习惯这种改变，其实原因就是没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我没有仔细思考过这些声音。我只在乎周围的环境，出生地到这里的距离，社会生态环境的不同，也就是，住得离我家比较远。我忘记了那个“数十年的老树无法挪移”的建议。我没有意识到，我失去了住在工业城市和首都的家人的一部分；我没有意识到，我失去了自己的朋友；或许，我没有注意到适应一个新的环境是多么困难。我想尽各种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然而却始终无法找到失眠的原因。

有天晚上，我在床上一会儿也睡不着，就起床去客厅，好让丈夫好好睡觉。我试着去阅读、去写作、去上网，但是困意始终没来。最后，我开始找电影看。我突然找到了一个关于工厂工人的电影，我听见了工厂的各种声音：锤子的敲击声、打桩声、烟囱的轰鸣声。我分分钟内就入睡了。就像回到了母亲的子宫。我找到了我的平静。对我而言，无声并非安宁；对我而言，迪欧斯捷尔市工厂的声音、电车的尖叫声才是安宁。城市的喧嚣才是安宁。

我们本身就是，我们所听到的，各种声音的记忆。

城市之音

——1985年、2001年、2018年的上海

马蒂亚斯·波利蒂斯 [德国] 胡梦霞 (译)

1985年，我第一次到上海，黄浦江东岸是一家小渔村，高楼大厦还没开始建。不过第一家迪斯科舞厅已经有了，就在外滩中间。舞厅一楼的窗户是开着的，音乐从里面传出来，舞厅前面聚了一堆人在那儿听。是一个乐队在演出，配器主要是传统中国乐器，也有架子鼓、贝斯和电吉他。门票对中国人来说太贵了，他们索性就在马路上听，听得目瞪口呆。每当我回忆起第一次到上海的经历，上海的城市之音就是这弥漫在空气里的现代音调。

2001年，我第二次到上海，上海已经实现了从浦西到浦东的跨越。12月31日晚，我乘着地铁横穿黄浦江，从浦西到了浦东，地铁有一种从未感。摩天大楼外墙上的霓虹灯交替闪烁，上演着美轮美奂的灯光大秀。金茂大厦当时是世界第三高楼，我来到了位于400米高空的“cloud 9”酒吧，想着要看跨年烟火。我慢慢地啜饮着啤酒，欣赏着灯光下高楼、大桥和高速公路光怪陆离的表演。这次轮到我不负不起酒吧的花销了，绝对比一杯啤酒要贵得多。22点30分，周围大楼的灯光齐刷刷地灭了，几秒钟的功夫，整座城市都暗了下来。当然，所谓

的跨年烟火也是不存在的，几周以后才是中国人的新年，不过我也是这以后才知道的。这次的城市之音，对于我而言，是出奇的宁静。22点30分，灯光全部熄灭——这是一种看不见但是看得见的宁静。

我随即认识到，即使在夜里，当时的上海也不再享有宁静。地铁疾驰而过，地面随之震颤，起重机和汽车喇叭好像休息了，而自动扶梯、空调外机依旧隆隆运转。

2018年的秋天将是我第三次来上海，我要在城市里穿行，笔直往前走，不改方向，一直笔直往前走，直到耳边的噪音越来越轻，越来越弱。直到某个路边只有我一个人了为止。然后我会感到惊讶，因为我听不到自己的脚步声了，我停了下来；我所在的位置可能是一个小公园，面前有一个湖，可能也只是一条小溪。对岸站着一个人，我必须眯起眼睛才看得清楚：那是一位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士。我向她挥手致意，她也朝我招手。我是在做梦吗？不，她还在招手。于是我绕到湖对岸。周围一片寂静，静得我能听见自己怦怦心跳。我是如此小心翼翼，然而心跳依旧如此强烈。即便在偏远的这里，依旧笼罩着城市之音！



生活(摄影照片组合) 乔治和基尔伯特 [英国]

像一辆火车缓缓进站

约瑟芬·威尔逊 [澳大利亚] 袁秋婷 (译)

你们的城市，这个“大海之上的地方”(上海)，有着怎样的声音呢？我能够从一座城市喧嚣的历史中，分离出它的声音吗？我的城市，西澳大利亚的珀斯市，名字是从苏格兰借来的“二手货”，将它作为殖民地的二流地位和不安感，向世人展露无遗。而你们的城市，是未来之城，又作为世界的十字路口，国际贸易的港口和中心，有着神秘的过去。假如说我的城市，也别具一番浪漫风情，那是源自对殖民时代的隔绝与怀旧的幻想。珀斯远在天边，而其他地方，也在千山万水之外，于是我们中的一些人，从小梦想着去远方：伦敦，香港，纽约，巴黎，上海……

当然，我们也有城市之声和城市风光。这里有高楼大厦；我们那里也有露天市场和拥堵的高速公路，也有财富和企业，经济的增长和衰退。但你们的视角不同。在你们的城市，游客在外滩，一边品尝鸡尾酒，一边浏览黄浦江对岸东方明珠塔的璀璨华丽。你们的城市，是直冲云霄的可能性，是华光流彩的广告屏；而我的城市，风景线从脚边铺展至天际。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景点：从国王公园的植物园向远方看去，群山、市中心和天鹅湖，尽收眼底。过去的种种，如候鸟，纷纷飞回；这条河流，原本有另一段历史，另一个名字，是这块土地的原住民Whadjuk 努加人赋予它的名字。他们把这条河流命名为 Derbar Yerrigan。

有些文字，无法译译，一如有些声音，无法追忆。1832年的夏天，天

鹅河里的鱼儿如此繁多，以至于从很远处，也可听见它们洄游的声音。那持续的嗡鸣，那么响，原住民们不禁感到害怕。

上海又有什么样的声音，遗失在了历史的河流里？在习惯了自已城市的声音之后，我又该如何去聆听你们城市的声音？我的耳朵，早已习惯了我的世界；他们已经学会了筛选声音，洗刷掉陌生、不安的声音，只保留熟悉、安心的声音。

此时此刻，我听见风中传来，卡纳比小鸚鵡的啾鸣。它们从天而降，尖厉的声音撕破天际，然后停落在隐蔽的松树上，用弯弯的大喙啄食坚果。瓜子锋利、目光尖锐的鸟鸦，正在我的铁皮屋顶上“笃笃笃”地走来走去，伺机对敞口的垃圾桶发起攻击。我的狗在门前呜呜咽咽地叫着，想再溜达一圈。

各种各样的声音，使我的目光从电脑屏幕上移开，又移回。在城市里，先有噪音，才有声音。噪音是未经过滤的声音，偶然地撞上了耳朵。耳朵就像一只飞蛾颤动的触须，努力识别干扰源和我们称之为噪音的莫名杂音。你们城市的噪音会变成声音吗？它是否会转换成我所能理解的事物，拆分成明晰的线路，根根分明？我叫得出每件事物的名字吗？

在我生活的城郊，声音是水平的、拉长的、苍白的。高速公路上，救护车的鸣声，逐渐近了，近了，浓得就像笔尖刚刚落下的一道墨痕，然后又远了，淡了，直至痕迹全无。在晴朗无风的夜晚，月亮爬至城市的上空，

缓缓向西边大海的方向移去，星星在黑色的天幕上燃烧，烧出一个个明亮的窟窿。那时候，声音小心翼翼地浮现了，像一只珍稀的澳洲原生袋鼯，出现在灌木丛中：先露出尖尖的鼻子，然后是长长的耳朵，接着这只小动物一点一点地，露出了它非比寻常的真面目。一辆汽车警报器响了，一把钥匙插进了锁孔，一只桶被人踢翻了，一只猫捉住了耗子，一对夫妻在争吵，一个女人在路的尽头号啕大哭。在这样的夜晚，声音是可以被无限拉长的，如同长链聚合物一般。

但声音如此清晰，也令人恐惧：对于一个深夜独自一人眠的女人，与邻居相隔又远，旧木窗棂咯吱咯吱的声音，总会让她疑心：窗外是否有人？不和谐音，和谐音，旋律：我们用这些词语来形容耳中的音乐；我们接受一些声音，排斥另一些声音。我们制定法律，限定音量，以分贝丈量声音；邻里之间也有不成文的约定：不能在深夜钻孔，不能在午夜之后开喧闹的派对，绝对不能打骂自己的妻子。

声音可以伤人；耳膜可能破裂。声音使我们抱作一团，凝神静听。曾经，村庄里的钟声一响，人们便聚集在一起。警报声响起，意味着危险，快躲起来，掩护好你的孩子。电台里的声音，伴随我们入眠；而敲门声，则使我们在惊恐中醒来。

写作需要安静：在你们的城市，我能够得到片刻的宁静吗？我会带上耳塞、耳机，再下载一个模拟海滩环境、播放虚拟海浪声的App。一位作

家曾经说，安静是巨大的。可我在家里，却得不到片刻的宁静！我听见鸟鸣鸟叫——是真正的鸟叫声！短而尖的吱吱声，和富有节奏感的啾啾一啾啾一啾啾！风吹过，拂动我贴在桌上的便利贴，发出纸张特有的轻微而干脆的声音。我听见自己的手指叩击键盘的声音。我停下凝神，声音却消失了。那是飞机在头顶的天空掠过的声音吗？我的狗肯定又在偷偷地啃咬纸箱。还有那些可恶的乌鸦！它们坐在我的屋顶上，洋洋得意地呱呱叫着，准备趁无人防备之时，叼走新生出的鸡蛋。

声音会变成噪音，变成令人分心的杂音。

一辆火车，缓缓进站了。过去的声音，未来的声音。消失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母亲在电话那头的声音。在你们的城市，千千万万人前赴后继地涌来，涌向他们的生活。我也来了，张开耳朵，聆听一切。我来，就是为了倾听。我尽力不去臆想，不要去猜测，但我已经忍不住，想要厘清那名叫“上海”的谜团。

我之前去过你们的城市，仅仅一次，却在人群中，与我的丈夫和孩子走散了。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人群。你们有什么样的词，来形容人群的声音？我找到几个词，想和你们分享。这些词，叫“象声词”，听起来就像自然声音。诗人和孩子们尤其喜爱象声词。我的电脑告诉我，这些词大多有“口”字旁。真的吗？

所以：像我这样不懂东道主语言的老外，来到上海，只听得懂水流的声音——哗哗，蚊虫的声音——唧唧，狗吠的声音——汪汪，小孩的笑声——嘻嘻，女人的哭声——哇哇，风吹过的声音——呼呼，钟走动的声音——嘀嗒，铃轻摇的声音——叮叮当当。

如果我在上海，足够安静，足够认真地聆听你们的城市，说不定有一天，我探过身来，也会和你们一起“唧唧咕咕”地低语，分享诚挚的友情。